

《南来北往》收官 播出热度何以屡创新高?

近日,电视剧《南来北往》以马魁的壮烈牺牲和众多温情时刻收官。作为一部年代情感大剧,《南来北往》聚焦铁路公安,通过一列火车、一群邻里,见证祖国发展和时代进步。剧集播出期间,热度屡破新高,收官当天央视八套收视率打破酷云最高峰值,达4.0335%;#南来北往#等微博话题阅读量超70亿次;南来北往的话题在抖音播放量超160亿次。

从剧集创作和幕后制作的角度看,这部剧何以火爆?是豪华的演员阵容?别具一格的题材?触动人的情感?还是洞察时代进步的视野?原因众说纷纭,听听主创和主演们分享的幕后故事,也许就有答案了。

车站上车下车的旅客故事和他们的命运变化。他补充道:“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也都是南来北往的。观众在看《南来北往》的时候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。”正是如此,观众也更能感同身受。

“人们在每一个站上车,在终点站下车,40年后,到高铁时代,他们再上车,已是老年人,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和变化,也见证了人生漫长的履历。”高满堂分享道。

正如蔡小年(宋家腾饰)在剧中站最后一班岗时感慨的那样,他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,干了一辈子,见证了一辈子的酸甜苦辣。蔡小年说,一位40年前在车上与他相识的老太太当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,如今已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,“火车越跑越快,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,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”。

《南来北往》以公安系统中的铁路警察为切入点,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,由宁阳开往哈城的蒸汽火车上,青年乘警汪新(白敬亭饰)正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乘客中认真执勤,他误把老铁路警察马魁(丁勇岱饰)当成逃犯,二人开启了“相爱相杀”的师徒情缘。从针锋相对到相互怜惜,汪新和马魁并肩战斗在铁路公安第一线。他们反扒、打拐、缉毒、巡线、打击抢骗,始终把每位乘客的安全放在工作首位,无私守护着南来北往列车的安全。

《南来北往》立足铁路,放眼人生百态与时代变迁。在剧组发布的幕后纪录片中,编剧高满堂介绍了剧集主题,《南来北往》反映了中国铁路公安、刑警和铁路职工经历的从蒸汽机到内燃机,到动车,再到高铁的40年过程,以及这40年来从各个

李乃文饰演毒贩贾金龙

汪新和马魁两代铁路警察感人肺腑的师徒情谊贯穿全剧,但他们的关系不止于此。高满堂解释:“老一代刑警和年轻一代刑警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,特别是在铁路公安刑警方面,这是一种精神心灵的传承和呼应。”剧中,汪新与马魁的初次相遇就上演精彩的全武行,他们在空间狭小的列车厕所里拳打脚踢,马魁把汪新打伤后逃出车厢,后来在派出所里解开误会,但二人依然互不相让。拍完这场戏

份,丁勇岱笑侃:“准备跨界改武行了。”在跟随师父马魁破案的过程中,汪新逐渐接受马魁的指导,在外行动中默契配合,二人虽然还是“互怼式交流”,但逐渐变得惺惺相惜。谈及这段师徒关系,高满堂介绍:“在设置汪新这个人物的时候,我首先寻找他的缺点,设置他的自信、幽默、狂妄,他经常显摆自己。找到缺点以后,我要写他如何战胜自己的缺点。是师父教育了他、师父的智慧战胜了他。他虽然不服,但在精神上是更加折服的。”

汪新在剧中曾这样介绍自己:“咱是警校第一,擒拿、射击、侦查样样满分,尤其是射击,人送外号小枪王。”在调到红阳火车站派出所后,立了功的汪新也常常请求所长在师父面前表扬自己,体现了爱显摆的特征。白敬亭则评价道:“汪新做事情很有冲劲,不会考虑太多其他问题,不够细心。”

除了演员发挥出色,导演在幕后的作用也不可小觑。郭现春曾在社交媒体分享幕后制作的故事:“晓龙导演非常敬业,他先是带着主创们一周时间阅读剧本,一场场地过台词、理逻辑,对剧本进行梳理和打磨。2022年‘两会’期间,他与高满堂老师利用休息时间仍在进行剧本讨论。等演员进组以后,郑导又和晓龙导演、演员们一起再次进行剧本的围读和调整,带着演员们对剧本人物进行体验和揣摩。作为一个导演,他对演员们也都很爱护,会耐心地一句句给演员讲戏,分析规定情境、讲解人物心理。”

在剧组发布的幕后花絮中可以看到,白敬亭在拍摄过程中非常用心。在一场审问犯人的戏份中,白敬亭录制一遍后,回看录像调整拍摄状态,并与导演讨论角色情绪,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“这段戏需要在过程中有情绪变化。”在第二次拍摄时,白敬亭先是严厉地审问,在犯人主动交代、态度转好后,白敬亭的语气便变得更为温和。

在最后几集,马魁、汪新和毒贩贾金龙(李乃文饰)在火车上的对峙扣人心弦,当汪新发现马魁被刺时,瞬间哭到崩溃,展现了白敬亭的演技爆发力。在讨论这场戏份细节时,白敬亭揣摩汪新此情此景



丁勇岱和白敬亭饰演师徒

贰 师徒情深,警魂传承

叁 阵容深厚 实力演员齐聚,演技爆棚

羊城晚报记者 詹锡伟

汪新和马魁两代铁路警察感人肺腑的师徒情谊贯穿全剧,但他们的关系不止于此。高满堂解释:“老一代刑警和年轻一代刑警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,特别是在铁路公安刑警方面,这是一种精神心灵的传承和呼应。”

剧中,汪新与马魁的初次相遇就上演精彩的全武行,他们在空间狭小的列车厕所里拳打脚踢,马魁把汪新打伤后逃出车厢,后来在派出所里解开误会,但二人依然互不相让。拍完这场戏

份,丁勇岱笑侃:“准备跨界改武行了。”在跟随师父马魁破案的过程中,汪新逐渐接受马魁的指导,在外行动中默契配合,二人虽然还是“互怼式交流”,但逐渐变得惺惺相惜。谈及这段师徒关系,高满堂介绍:“在设置汪新这个人物的时候,我首先寻找他的缺点,设置他的自信、幽默、狂妄,他经常显摆自己。找到缺点以后,我要写他如何战胜自己的缺点。是师父教育了他、师父的智慧战胜了他。他虽然不服,但在精神上是更加折服的。”

汪新在剧中曾这样介绍自己:“咱是警校第一,擒拿、射击、侦查样样满分,尤其是射击,人送外号小枪王。”在调到红阳火车站派出所后,立了功的汪新也常常请求所长在师父面前表扬自己,体现了爱显摆的特征。白敬亭则评价道:“汪新做事情很有冲劲,不会考虑太多其他问题,不够细心。”

除了演员发挥出色,导演在幕后的作用也不可小觑。郭现春曾在社交媒体分享幕后制作的故事:“晓龙导演非常敬业,他先是带着主创们一周时间阅读剧本,一场场地过台词、理逻辑,对剧本进行梳理和打磨。2022年‘两会’期间,他与高满堂老师利用休息时间仍在进行剧本讨论。等演员进组以后,郑导又和晓龙导演、演员们一起再次进行剧本的围读和调整,带着演员们对剧本人物进行体验和揣摩。作为一个导演,他对演员们也都很爱护,会耐心地一句句给演员讲戏,分析规定情境、讲解人物心理。”

在剧组发布的幕后花絮中可以看到,白敬亭在拍摄过程中非常用心。在一场审问犯人的戏份中,白敬亭录制一遍后,回看录像调整拍摄状态,并与导演讨论角色情绪,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“这段戏需要在过程中有情绪变化。”

在第二次拍摄时,白敬亭先是严厉地审问,在犯人主动交代、态度转好后,白敬亭的语气便变得更为温和。

在最后几集,马魁、汪新和毒贩贾金龙(李乃文饰)在火车上的对峙扣人心弦,当汪新发现马魁被刺时,瞬间哭到崩溃,展现了白敬亭的演技爆发力。在讨论这场戏份细节时,白敬亭揣摩汪新此情此景

汪新和马魁两代铁路警察感人肺腑的师徒情谊贯穿全剧,但他们的关系不止于此。高满堂解释:“老一代刑警和年轻一代刑警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,特别是在铁路公安刑警方面,这是一种精神心灵的传承和呼应。”

剧中,汪新与马魁的初次相遇就上演精彩的全武行,他们在空间狭小的列车厕所里拳打脚踢,马魁把汪新打伤后逃出车厢,后来在派出所里解开误会,但二人依然互不相让。拍完这场戏

壹 题材独特 以铁路之眼,观时代之变

李乃文饰演毒贩贾金龙

春卷里包的,永远是野菜,从来不掺半点假,称之为“野菜春卷”

把春天卷起来

□秦和元

商业步行街尽头,每天有人排队购物。一间不起眼的店铺,门面上方书绿色“卷春”二字,活像两棵生机勃勃的春草,卖的是单一食品——春卷。

店面不足五平方米,陈设极其简单:白色塑料桶,小巧蜂窝煤炉,铁板圆桌,低矮的折叠条桌,白色塑料盒。阿婆烫皮,儿媳包卷。最富技术含量的是那桶面浆,黏稠度恰到好处,阿婆捞起一把,手转动两下,面浆即自成一团,在掌心灵动旋转,甚至滚出掌外,旋即收回,一点也不粘手,将面团往烧红的铁盘上只轻轻一揉,薄如蝉翼的面皮就成了;迅速揭起,半透明,不糊,不焦,不脆,柔软,劲道。阿婆顺手将其摊置于条桌上,儿媳的馅料就妥妥地到了。那拨馅料的竹片,顺势将面皮左右两段往里一挽一折,另一只手一卷一搓,一个漂漂亮亮的春卷就做好了:身材匀称圆润,两端棱角分明,白里透绿,是工艺品。

从烙皮到取皮到上馅到包卷,一个春卷完成,十五六秒的时间,动作的连贯娴熟,婆媳二人默契的配合,令人啧啧称赞。

“卷春”小店的吸引力在于货真价实,春卷里包的,永远是野菜,从来不掺半点假,称之为“野菜春卷”。食客们喜爱的就是野生野长原生态,喜爱新鲜美味野性纯。这野菜原来是阿婆自采的,上午采,下午卖。儿媳加入后,销量大了。正好阿公退休,他是中学生物老师,也喜欢与植物打交道,喜欢徜徉野外,散心,拍照,采采野菜。

阿公采集的野菜,除了大众化的地菜、藜蒿、木心菜、水芹菜、鱼腥草、蒲公英、车前草,还有野葱、灰灰菜、鼠曲草、苦苣菜、穿心莲、龙头菜、大叶菜、马兰头、泥胡菜、诸葛菜、刺儿菜,等等,有很多是食客闻所未闻的。品种多了,口味自然更加丰富,顾客越来越多。

野菜馅料可以是单一的,有的需要焯水,有的只需切细,有的则要切碎;也可以相互搭配,搭配有一定的讲究,但不复杂。猪肉和精盐是必须的,其他的佐料则尽量避免,保持野菜的原色原香原汁原味,不被佐料所影响。于是,春卷里才有春天的阳光,春天的雨露,春天的气息,春天的蓬勃生机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阿公采集的野菜,除了大众化的地菜、藜蒿、木心菜、水芹菜、鱼腥草、蒲公英、车前草,还有野葱、灰灰菜、鼠曲草、苦苣菜、穿心莲、龙头菜、大叶菜、马兰头、泥胡菜、诸葛菜、刺儿菜,等等,有很多是食客闻所未闻的。品种多了,口味自然更加丰富,顾客越来越多。

野菜馅料可以是单一的,有的需要焯水,有的只需切细,有的则要切碎;也可以相互搭配,搭配有一定的讲究,但不复杂。猪肉和精盐是必须的,其他的佐料则尽量避免,保持野菜的原色原香原汁原味,不被佐料所影响。于是,春卷里才有春天的阳光,春天的雨露,春天的气息,春天的蓬勃生机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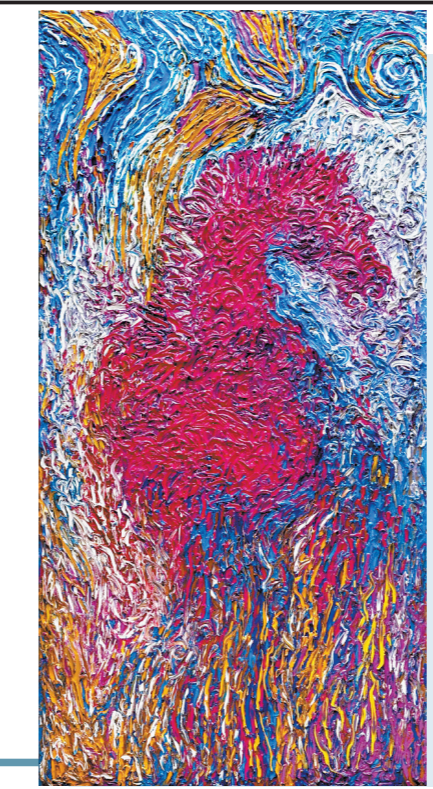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把野菜和整个春天一起卷起来,才是真正的春卷。



红驹(布面油画)

□强光浩

除了摆摊者的互相寻找,更多的是古玩爱好者的“求全”“求完美”中的寻寻觅觅

仿佛是原配

□徐惠林

这边一排摊位中,有一位本地刨地皮者,在铺着单子的地摊上,摆放着若干茶壶,有的断了流,有的冲线,有的炸底,有的壶口掉了块肉,有的粉彩脱了部分彩,还有的器身完整“没毛病”,但几乎所有的古瓷壶,都有一个天然的缺陷——无壶盖。

而不远处的另一排地摊上,有另一位外地设摊的,瓷壶中有若干不同造型、款识、釉色的壶盖,大小、年代不一。是,这不是小说的安排或戏剧的场景,古来有盖的器物,包括罐子、盖缸、印泥盒等,一次次烧开后,因入市时,都是完整的“组合”——上下两部分,一般都是盖小身大。它们面世时,都是“原配”。

时间是个魔,使用中的磕磕碰碰、揭开或扣上、盖与身的暂时未能“如影随形”,就导致了盖的残破或丢失,只剩下器身;或器身的碎掉、被抛弃,而留下了盖、子母扣的孑遗。

为了防范它们的“失散”,你能看到诸多的清末、民国的茶壶上,有银链链接着壶盖和壶身,以此“捆绑”,规避着可能的损失。但有聚就有散,有组合就有岁月使用中的损毁、落单。无盖的“原配”落单,陈旧、有“毛病”的古瓷壶被刨地皮、收罗旧货者,从城镇街巷、农村四邻八乡集起,转卖或自个设摊,进入了周日或他们约定俗成的古玩集市、旧货市场。

因为彼此都是摆摊的“生财”、识货者,你常能看见,先摆出的会围来很多摆摊者,其中有他们的同行、稍后铺开单子的售货者。比如你有缺盖的茶壶器身,他们有盖,或者相反,先摆的是壶盖的,有茶壶器身而缺盖者,彼此“拉郎配”。让缺盖的找到合适的配盖,或者有盖的“再婚”配上合适的壶身。

但,有天衣无缝如“原配”者,非常少,少之又少。有的造型、大小合适,但壶是清早期,盖是清晚期的,或者相反;再或是一个是青花的一个是粉彩的、一个是粉彩的一个是单色釉的、一个青花的一个单色釉的。有的大小合适,年代差不多,但造型不合。你一个参汤壶的盖,肯定是不适合提梁壶的,盖缸的,不适合盖罐的。

难得配得好,仿佛是原配——这真是奇缘,无论是壶盖找到了合适的盖,或盖找到了身,欣喜若狂之余,往往彼此都要求“再加钱”。因为原配般的组合,一只“壶”得全身而现,仿佛刚刚出窑,则无论是完美陈设之审美抚慰、“值”,还是再次市场售卖,其“价”,会增幅很大。

除了摆摊者的互相寻找,更多的是古玩爱好者的“求全”“求完美”中的寻寻觅觅。此前,好友一只老瓷壶,缺了一个盖。每次摆摊,他说都会留意是否有合适、股配的盖子。如万幸发现,他说花费超出一只人家爱理不理的壶盖本身的价钱,也甘愿。有几次,碰到一只,估摸着大小、年代、釉彩差不多,买回去了,但还是有人出,或勉强,他只能苦笑无奈。这是行里规矩,除非买时跟卖家说好了,否则对方是不愿再接受“不合适”的“退货”的。

而真正的遗失了盖而存身,或遗失了壶身而存盖者,能在古玩市场、旧货地摊,找到最初的“原配”,几乎是不可能的,因为它们原配的失散,几乎是其中的一个损坏了,丢弃了。接近原配的,是因为瓷器每次的烧造都是一批的,你至多是配到了同一批次中的一个。这种“续弦”,算是“续弦”中最完美的了。

而真正的遗失了盖而存身,或遗失了壶身而存盖者,能在古玩市场、旧货地摊,找到最初的“原配”,几乎是不可能的,因为它们原配的失散,几乎是其中的一个损坏了,丢弃了。接近原配的,是因为瓷器每次的烧造都是一批的,你至多是配到了同一批次中的一个。这种“续弦”,算是“续弦”中最完美的了。

焦黄嫩滑,蛋皮脆脆,奶香浓郁,入口即化,回味无穷

他是圣哲,而且是圣哲的典型

蛋挞飘香里斯本

□网维杭(美国)

难忘林则徐

□程慧琴

在里斯本闹市区高耸的圣胡斯塔升降梯旁,那家点心店橱窗里摆放着一个个黄里透焦、貌似蛋黄的点心,诱惑我抵达里斯本后第一次品尝到葡式经典点心——蛋挞。

几乎每条街上都有数家制作售卖蛋挞的店铺,有的店家更是让做蛋挞的师傅在临窗的台面上操作,路人隔着橱窗就能看到。基本是手工制作,只见师傅用手在一个个小圆锡盆里涂抹上一层蛋挞皮,然后灌满蛋挞液,几十个上百个摆满整个大烤盘时,就放入烤箱等待出炉,奶香四溢……甚至下榻的旅店酒店,无论高端还是低廉,供应的各种早餐点心里,必有香甜不腻的蛋挞。

蛋挞飘香大街小巷,就如叮叮当当的老式有轨电车铃声飘忽在窄道陡坡那样,实在是里斯本的一大特色,味觉的,听觉的,视觉的,化为城市的记忆。那天跟团一日游,大巴载我们一车外乡客穿越那座横跨塔霍河、酷似旧金山金门大桥的425层红色大桥,缓缓沿着河滨大道行驶,不一会儿停靠在一座宏伟教堂旁树荫下。导游告知说,这就是里斯本最著名的热罗尼姆斯修道院,传说葡萄牙蛋挞最初就是这家已有500多年历史的修道院修女们不经意间发明的;19世纪初,修女们用蛋清浆洗衣服,久而久之积累下的蛋黄怎么办呢?总不能一扔了之,太浪费,暴殄天物啊!修女

们凭自己的味觉和想象力,用牛奶或者炼乳、焦糖等原料,与蛋黄液搅拌,制成了奶味香溢的蛋挞液,并烘焙烤制出口口酥酥的点心——蛋挞,从此欲罢不能。

如今,与热罗尼姆斯修道院一街之隔有一家百年老店贝伦饼店,每天食客盈门。我循迹找到贝伦饼店。三层楼的建筑,一层店面上方蓝底白字店招格外醒目,果然名声在外,人头攒动,排队的长龙拐到了大街转弯,且堂吃、外卖分别是在不同的门面排队。我在这家前店后厂的饼店前排了大约10分钟队,进店门透过柜台眺望里面店堂的一角,蓝色青花瓷砖铺墙,别致的壁灯,甚至还有个小巧的拱门,似乎身处19世纪的传统老店氛围。轮到我了,先买两个蛋挞尝尝,1.2欧元一个,店员一丝不苟地包装好,精致的白底蓝色小纸盒印有店名,还按例附送了两小包佐料,分别是糖粉、肉桂粉。

出门看到排队人群里不少人朝路面围观,挤上去一看,原来路面地砖上铺排着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方格,“Pastéis de Belém 1837”,自豪地宣告着饼店的悠久历史。

告别里斯本的那天早上,我在机场礼品店看到热腾腾的白底蓝色长纸盒,正是百年贝伦蛋挞饼店出品的蛋挞,赶紧买下一盒,嗅嗅那透着蛋奶香味的蛋挞盒,恍若又漫步在里斯本大街小巷……

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耸立着一尊高3.2米的林则徐铜像。铜铸的林则徐背着双手,抬头挺胸,器宇轩昂,一身正气,眺望前方……

福州是林则徐的出发点。如今的林文忠公祠,即林则徐纪念馆,位于福州鼓楼南后街澳门路,与其毗邻的三坊七巷里还有严复、沈葆楨、梁章钜、林觉民等一批近代爱国人士的故居或纪念馆(所)。

清朝晚期,国难当头,林则徐不顾个人得失,力排众议,多次上书皇帝细述鸦片输入的危害性,主张严禁鸦片:“若犹泄泄视之,是使数十年后,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,且无可以充饷之银。”1838年11月,清政府委任林则徐为湖广总督,并特命他为钦差大臣,节制广东水师,赴广东禁烟。

1839年3月,林则徐抵达广州,立即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商订计策,整顿海防,缉拿烟贩,勒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,并收缴英国烟船上的全部鸦片,同时郑重宣告:“若鸦片一日未绝,本大臣一日不回,誓与此事相始终,断无中止之理。”面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势力,禁烟不但需要大无畏的勇气,还应有足够的智慧。林则徐深入各地了解民情军情,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第一手资料,做到知己知彼。在短短两个月里,林则徐已相当了解广州的情形,且迅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策略和措施以管制鸦片,整顿社会治安秩序。同时他还马不停蹄

地巡视各个炮台,亲临水勇操练现场督操等,加强广州的军事防卫,以防止英军的侵略活动。从1839年6月3日至25日,在广东东莞,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,总重量2376254斤。

虎门销烟期间,观者如云,一些外国人也带着复杂的心情到场观看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事后写道:“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。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,远出乎我们的想象;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忠实的了;想从现场偷去一点鸦片,那也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。”

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包令曾在《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》一文中这样评价林则徐:“他是一位理想的中国爱国志士;他是圣哲,而且是圣哲的典型。他把自己的智慧同传统的智慧结合了起来。他是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。他太伟大了,不会被遗忘。”

马克思曾在《鸦片贸易史》一文里对中国的禁烟运动和虎门销烟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中国政府在1837年、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措施——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按照他的命令没收、销毁走私的鸦片。”

时光流逝,而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事却一直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传。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林则徐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史册上。